

世界诗苑英华

顾问/季羡林/赵萝蕤/主编/姜桂栩

艾略特

卷

ELIOT

●赵萝蕤 等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世界诗苑英华
艾略特 卷

赵萝蕤 等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世界诗苑英华

艾略特 卷

赵萝蕤 等译

责任编辑 焦世瑜

封面设计 牛 钧

内版设计 赵 岩

责任校对 张华芳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66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607-1735-7/I·126

定 价：(全 10 册) 118.00 元

序

诗言志，诗缘情。诗，是走在灵魂高处的一种歌唱；诗，是隔膜心灵间的一道彩虹；诗，是喧嚣城市里匆匆过客的风尘行囊；诗，是疲惫荒漠中旅人的灿烂星空。它让千万不同肤色不同血缘的人共同守卫一方圣土；它让我们的心灵因着同一种纯净的语言而返朴归真。诗，是人类艺术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它伴随着历史走过了洪荒野火，走过了血光剑影，走过了花前月下，走过了车水马龙……

在群星闪烁的世界诗苑里，有十颗璀璨夺目的巨星：拜伦、雪莱、歌德、海涅、普希金、惠特曼、裴多菲、叶赛宁、泰戈尔、艾略特。十位诗人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有的如高原放歌，有的如幽谷鸟鸣，有的如春风满月，有的如雪莲冰峰，可谓各领风骚，异彩纷呈，充分显示着诗人独特的生命个性和心路历程。如燃烧着反叛热情的拜伦，以英雄的孤傲独步古今，高举“虽破而仍飞扬”的自由旗帜，“像一阵雷雨迎着狂风”；如云雀鸣唱的雪莱，则像“欢乐的精灵”，“从地面升腾，/高飞又高飞”，天真而执著地预言着梦幻般的未来，犹如安琪儿在空中枉然地拍着雪白的翅膀；诗坛哲人歌德，面对高山大川遐想联翩，独自沉吟：“一个小小的圈儿/限定了我们的生命，/一代接一代/永远延续着/他们那无尽的/生命之链”；讽刺大师海涅，一边辛辣幽默地嘲笑国民议会里驴子们的选举，一边为爱之伤痛“眼泪寂寞地长流，/静静地流着、流个不停”；“不落的太阳”普希金忧郁地在荒原上播种着自由，他春风般的情爱是“美妙的一瞬”，感受她会激发人的生命、眼泪、灵感与诗情；革命的旗手裴多菲为祖国血洒疆场，他的爱情“被黎明的号角唤醒；/在被太阳吻红了的大地上，/它扬起那甜蜜的歌声”；孤独的歌手惠特曼倾

心于美利坚多姿多彩的欢快曲调，放声高歌“我自己”，高歌灵魂与肉体；“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叶赛宁面对机器轰鸣中滑落的血色黄昏，“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东方诗圣泰戈尔以新月初升般的清纯颂扬人、神与自然：“这薄而脆的酒杯，你再三地饮尽，总是重新斟满新的生命”；西方诗坛巨人艾略特在一片无爱的荒原上悲诉：“我们是空心人”，“头颅塞满了稻草”，“让我们走吧，你和我，/此时黄昏正朝天铺天/像手术台上一个麻醉过去的病人。”一个诗人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存在与呈现，一个诗人就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启示与象征。十位诗人的创作蕴含着高度浓缩的情感体验和人生精义，开掘了自然、社会、人生潜层结构中的诗情意蕴。他们的诗作为生命世界的文化阐释提供了无限可能，其不朽的魅力已超越时空，向着未来、向着生命开放。阅读这些诗人的名篇佳什，你会感到仿佛历史在跨越时间隧道，诗人正举步向我们走来，世间万物，栩栩如生，气韵精神，勃勃跃动……

《世界诗苑英华》集录了上述十大诗人的诗歌精品，每位诗人的作品自成一卷。十卷名著的译者赵萝蕤、查良铮、吴岩、钱春绮、兴万生、杨熙龄、杨武能、顾蕴璞、张子清等先生均是中国著名翻译大家，他们丝丝入扣、准确传神的译文妙笔，确保了名著的高水平高档次。更为荣幸的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赵萝蕤先生欣然应邀担任这套丛书的顾问，在百忙中给予多方指导，并为丛书题词，愈使本书增辉溢彩。

在丛书的编选过程中，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的朋友们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愿《世界诗苑英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美的享受；愿《世界诗苑英华》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

姜桂栩

1996年12月

前 言

托马斯·斯特恩·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于1888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他的祖先早在17世纪便从英国移民到美国。他的父亲经商为业,母亲是一位诗人。艾略特早年曾经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校学习,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主修的是哲学,教授过他的人中包括白璧德和桑塔亚那等名气和影响当时都很大的学者。后来他在欧洲完成了一篇研究英国哲学家布拉德雷的博士论文,但是由于迷恋上了诗歌创作而始终没有回到哈佛大学进行论文答辩。1917至1925年间,他在伦敦一家银行任职员。1922年《荒原》发表后,艾略特成为知名诗人,便辞去在银行的职务,担任多家文学刊物的编辑和出版商,同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与评论。他1927年加入英国国籍,而且很快就皈依英国国教。1948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又获得美国自由奖等多种重要奖项,还从英、美和欧洲各国的大学获得16个名誉博士学位。

艾略特长期研究哲学,对人类自身,特别是人的本质、命运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但是在文学方面,艾略特推崇但丁、英国玄学派诗人、伊丽莎白时

期的剧作家和 19 世纪末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他自己的诗歌和戏剧创作深受这些文学前辈的影响。艾略特一生写下的诗歌数量不多,但是影响却很大也很广。在西方,他的诗最有影响的时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东方则要稍晚一些。他的诗主题比较集中,主要表现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承受的异化的厄运。在他看来,所有的社会弊病都与失去传统的宗教信仰有关,个人因此认识不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诗在风格上自成一家,在诗句结构和格律上比较自由,打破了传统的诗法,但又与惠特曼的诗歌有明显的不同,大量引用文学、人类学、哲学、宗教、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著作,有的诗用多种欧洲语言写成。他的诗一方面充满失望和怀旧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多讽刺内容,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

艾略特的诗大部分都表现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尤其是人的精神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7)开始表现出艾略特诗歌的一些典型特征。诗中的主人公好象是一个 20 世纪的哈姆莱特,认识到生活琐碎无聊,没有意义,也想到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只是由于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想干的事情总是干不成。《荒原》(1922)表明艾略特已经成为一个思想更深刻、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诗人。这首诗的内容正如它的标题所提示的,是描写一次大战后西方社会如同荒原一样。

什么树根在抓紧,什么树枝在从

这堆乱石块里长出？人子啊，
你说不出，也猜不到，因为你只知道
一堆破碎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
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的声音也不使人放心，
焦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

社会犹如一片荒野，人的精神空虚，类似有欲无情的动物。艾略特还用古代的繁荣作为对照，更突出了人类文明蒙受灾难后的荒凉。诗中使用了表面上没有联系的意象，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跳跃，以表现社会现实分崩离析的状况，所以一时难以为读者理解，后来艾略特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才使诗的内容变得可以理解。

《空心人》(1925)在内容和风格方面都与《荒原》大致相同，但是《圣灰星期三》(1930)则有了明显的变化。这首诗是艾略特皈依英国国教后写成并发表的第一首诗，主题并不复杂，强调人应当有宗教信仰，但是空虚的生活又使人无法树立信仰。在艾略特看来，这个矛盾是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

一般评论家都认为《四个四重奏》(1943)是艾略特最重要的诗歌。它也是艾略特写下的最后一首诗，以后主要写剧本和评论文章。艾略特用了8年的时间才写成这首诗，在这期间诗的4个章节分期发表。艾略特借鉴交响乐的结构形式，使4个章节如同4个四重奏，表现相同的主题，描写在荒原中生活的人寻求拯救灵魂的历程。每一章都以一个真实的地名为题。第1章“被焚烧的诺

顿”指的是英国格洛斯特郡一座古老的庄园。被焚烧的庄园象征二次大战后的社会。第2章“东科克”是英国的一个农庄,17世纪艾略特的祖先由此出发前往美洲。艾略特选择这一地点表现他对人类历史的意义的思考和对人的精神再生的认识。值得提及的是艾略特去世后也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安葬在东科克。第3章“干燥的萨尔维吉斯”说的是离美国马萨诸塞州海岸不远的一片岩石,仍旧描写艾略特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最后一章“小吉丁”是指英国天主教徒居住的一个村社。在这一章中,艾略特充分表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认识,思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从古到今,从生到死,从现实到他与叶芝和马拉梅的灵魂的复合体会面交谈,最后写到精神拯救。与他的早期诗歌相比,艾略特在这首诗中对语言和节奏的运用更加得体,意象也比以前准确优美。

艾略特的剧作都采用了诗体的形式,在主题上与他的诗歌一样,主要描写人的信仰方面的问题。他的剧作中有几部取材于古希腊戏剧,结构上采用三一律。有的批评家认为《大教堂谋杀案》(1935)代表了艾略特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最高成就。这部作品描写1170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遭暗杀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分析暗杀背后的政治因素表现了宗教信仰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冲突。剧中不仅采用了三一律,而且还运用了合唱等希腊悲剧中常用的形式。《鸡尾酒舞会》则采用喜剧的形式,通过分析精神病例说明人的精神追求才是生命的意义。艾略特的其它剧作还有《全家重聚》(1939)、《机要秘

书》(1953)和《政界元老》(1958)。

艾略特在文学评论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概念。以往的观点认为文学传统抑制作家发挥个人才能,特别是独创性,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中试图纠正对文学传统的偏见。他认为传统对于作家是必不可少的,不论作家是否意识到,任何创作都不可能独立于传统之外;作家只有有意识地认识和依靠传统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才有可能达到创作中理想的非人格化。在诗歌创作与批评方面,艾略特提出了两个很有影响的概念。一个是“客观对应物”,指人的感性经历可以在特定的景物和事件中得以表现,并由此传达给读者;诗人的任务就是寻找这些表现内心感受的景物和事件。“感受的分离”则是指作家在创作中应当使思想与感情分开。

艾略特还对莎士比亚、多恩、德莱顿和弥尔顿等重要作家作了重新评价,对他同时代人以及后代人的文学评论观点有着重要影响。不过批评家们通常认为,艾略特对许多艺术问题有独特而深刻的思考,但是他并没有形成自己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他的文学评论也大体上如此。

艾略特曾经说过,他在宗教方面是一个英国国教信徒,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主义者,在文学上是一个古典主义者。这几个特征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他的思想和文学艺术的主要倾向和特点。他观察和思考的是西方社会中属于中上阶层的人,正如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一样。他

在文学作品中也是表现这一阶层的人的思想和感情。

收入这本选集中的诗都是艾略特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诗基本上反映了艾略特诗歌的一个轮廓。其中我译的 17 首诗，除了《荒原》是 30 年代翻译的，其余都是近年翻译而还没有发表过的。

我依照的原作版本是《艾略特诗集：1909—1935》，这本书是艾略特 1946 年赠送给我的。他在书的扉页上签名并写道：“为赵萝蕤而签署，感谢她翻译了我的《荒原》。1946 年 9 月 7 日。”

赵萝蕤

1996 年夏

目 录

前言	(1)
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	(1)
授奖辞	(1)
受奖辞	(7)
J. 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10)
一位女士的画像	(18)
前奏曲	(25)
多风之夜狂想曲	(28)
窗前的早晨	(32)
“波士顿晚报”	(33)
海伦姑妈	(34)
南茜表妹	(35)
阿波利纳里斯先生	(36)

荒原	(63)
附：《荒原》浅说	(109)
空心人	(122)
灰星期三节	(128)
三贤哲的旅程	(131)
格伦科旁的拉那奇	(134)
四首四重奏	(135)
附：《四首四重奏》简介	(194)

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

授 奖 辞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

安代尔斯·奥斯特林

在令人难忘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长列中，T·S·艾略特和通常获得这项荣誉的作家们不同。大多数获奖作家代表一种在公众意识中追求自然联系的文学，为此目的，他们的文学利用了几几乎垂手可得的艺术手段。今年的获奖者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其事业的不寻常在于他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极为独特且有意孤立的位置上，逐步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起初，他似乎只是面向一小群内行人，但这个圈子渐渐扩大了，尽管他似乎并没有刻意追求。因此，艾略特的诗歌和文论中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语调，它具有有一种能触及我们这一代人意识的、钻石般的锐力，使得我们的时代不得不予以注意。

艾略特本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种十分客观而相当婉转的意见，认为表现当代文明的诗人应该是难以理解的。他说：“我们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精微的感受力，必然产生多样的、复杂的结果。为了强使语言——必要时

打乱语言——表达诗人的意念，诗人必须变得愈加广博，愈加隐晦，愈加委婉。”

我们可以对照艾略特的这个声明，检验他的成果，从而理解其贡献的重要性。下这番功夫是值得的。艾略特因在诗作《荒原》中的伟大探索而一举成名。该诗问世于 1922 年。当时，它那复杂的象征性语言、精雕细刻的技巧和广博的引喻使人在多处迷惑不解。值得一提的是，和《荒原》同一年问世的还有另一部开拓性的作品，即出自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之手的《尤利西斯》。这部引起广泛评论的作品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影响。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因为这两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作品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创作方式上均颇为相似。

《荒原》这标题，人们一旦明白了其艰涩难懂而又很巧妙的奥秘，便不会不理解它那令人恐怖的涵义。这首忧郁阴沉的诗着眼于描写枯燥和无力的现代文明，在表现手法上用了一系列时而现实时而像神话似的情节，一个个景象相互冲撞，获得了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整体效果。全诗一共 436 行，而其内容实际上却大大超过一部 436 页的小说。《荒原》问世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但不幸的是，现实证明诗里所描写的悲惨景象依然不折不扣地反映着原子时代阴影下的现状。

此后，艾略特从事了一系列同样才华横溢的诗歌创作，探讨痛苦的寻求拯救的主题。诗人以极为真挚的感情，突出表现了生活在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的

世俗社会里的现代人的空虚恐怖感。在他的新作《四首四重奏》（1943）中，艾略特以近乎赞美诗般的叠句和对自己精神经历的细腻而精确的描述，创作了一支用文字谱写的沉思曲。在他对世界的描写中，超验的上层建筑越发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在他的戏剧作品里，艾略特明显地寻求一种积极的、有指导意义的寓意，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大教堂凶杀案》（1935）这部描写坎特伯雷的托马斯的伟大历史剧中，还表现在《全家重聚》（1939）之中，该剧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场景设在英格兰北的一座乡间房屋里，把基督教原罪的教义和古希腊的命运神话这两种不同的观念结合在一个完全现代的环境里。

艾略特作品中纯诗歌部分的数量虽不大，但却为世人瞩目，如同从海洋中耸立起的一座山峰，无可辩驳地成了一座里程碑，有时呈现出大教堂似的神秘轮廓。他的诗带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非凡的自制力，毫无陈腐的情感，着意于事物本质的探求，严峻、坚实、淳朴，不时为具有奇迹和启示的永恒宇宙突然放出的光芒所烛照。

深入了解艾略特，必然遇到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障碍，同时也激发人们的兴致。说来似乎矛盾，这样一位写作形式的急先锋，一位全面革新当代诗风的开拓者，同时又是一位理智清醒、逻辑严谨的理论家。他孜孜不倦地捍卫历史的观点，坚持为了我们的生存而存在的固有道德规范的必要性。早在本世纪 40 年代，他就在宗教上成了英国国教虔诚的信仰者，在文学

上成了坚定的古典主义者。鉴于这一人生哲学，意味着始终如一地回复符合时代标准的理念，他的现代派实践似乎与其传统理论相冲突。然而，事实却不尽如此。在他作为作家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从不间断地缩小这一鸿沟，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这是一个他必定充分地、也许痛苦地意识到的客观事实。他的早期诗歌在形式上散乱得令人吃惊，刻意求新，归根结蒂，可以被视为诗人从反面表达了一种心理，旨在探求更崇高、更纯洁的现实，但首先必须克服其自身愤世疾俗、玩世不恭的情绪。换言之，他的叛逆是一位基督徒诗人的叛逆，于此相关，我们也应认识到，总的来说，艾略特着意避免诗歌的力量凌驾于宗教力量之上。凡在他想指出诗歌对我们的内心生活能真正起作用之处，他才十分谨慎地、并且有保留地这样做，他说：“诗歌有时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一些深层的、无以名状的情感，这种情感组成我们生存的基础，对此我们却极少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常常生活在自我逃避之中。”

因此，假如说艾略特的哲学立场完全建立在传统之上是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就应该记住他时常指出“传统”一词在当今的辩论中却经常被误用了。“传统”一词本身有运动的含义，它是一种非静止的东西，是不断地被传递和被吸收的东西。这一活生生的定律也适用于诗歌传统。现存的文学丰碑组成了理想的格局，但每增加一部新的作品，这种排列就会发生细微的更动。比重与价值在不断地变化。如同老的引导新的一样，新的反